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稿
又大可稿

沈元慶思具較
倪宗烈承武較

四書改錯六十

自造典禮錯

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窻

凡祭五祀者先設主而祭于其所然後迎尸而祭于奧如祀窻則設于窻陴祭畢而更設饌于奧以迎尸也朱氏曰陴是窻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陴非可做好安排故必祭于奧以成禮也五祀皆然

此直自造禮文者古家不祭神惟始死喪奠及祔廟返主之祭則祭于家此是凶禮五祀雖室神俗名家神然並無祭其所者周官宮正祭社稷七祀于宮中所云宮者是宮城之宮合朝廟一區為言故左祖右社皆在其中否則王宮祭社稷是亂禮也況奧為家之正室係主人主婦寢處之地天下無男女衾衽首趾狼藉之所而可迎尸入祭者錯矣禮文云五祀皆祭于廟一語斷定然後設主迎尸各有所在大抵祭尸設主在廟室戶西祭中當設

主在廟室牖下祭門在廟門外左樞祭行在廟門外之西皆不祭其所而至于竈則在廟門外之東以平日祭廟時凡鼎鑊庖福皆設廟門外東首故就此祭之若迎尸則祭戶中鬻皆在廟室之奧而祭竈與門與行則皆在廟門外西室之奧是祭竈之奧不惟非家奧即廟奧亦並非正室此又與朱氏所云設饌于奧與有常尊之奧截然不同

禮註有設主竈陞語此陞字正指廟門之竈言凡土路以窄稜而臨絕坎即謂之陞故晉有井陘謂交加如井曾有海陞謂臨巨壑如海總是隘道今廟門之竈但築土作稜四起而坎其中予以架鑊而煮牲謂之竈陞此惟廟竈有之而家竈無有乃曰陞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是以最崎嶇者而反稱平正以竈陞上設主而反曰竈門外既已亂解然且曰陞非可做好安排故必祭于奧而後成禮夫既云平正亦可做好安排矣且陞但設主不設几筵原無安排何必做好又且設主迎尸兩地兩禮凡祭皆然乃云不能做好安排故又遷奧以成禮是于凡祭之祭法一概併錯其謂之何

張文彬曰孔安國謂奧在內以喻近臣竈則家之所有事者以喻執政此但指一家房室位次為

說○並○不○指○祭○言○不○然○門○西○之○奠○安○所○用○壩○且○門○行○與○壩○同○祭○門○西○何○以○門○行○都○不○壩○而○獨○壩○壩○總○
是○錯○總○是○無○理○

徹

論語註徹通也均也通力合作計畝均收
孟子註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

此○自○造○與○文○之○最○錯○者○周○官○匠○人○註○與○孟○子○郊○遂○通○貢○都○鄙○通○助○正○是○徹○法○朱○註○于○論○語○孟○子○兩○註
堅○執○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八○字○似○乎○從○來○典○制○原○有○此○文○及○或○疑○而○問○而○朱○氏○乃○云○曾○記○洛○陽○議○中

如○是○故○以○意○推○之○則○直○杜○撰○矣○周○都○鄙○用○助○便○是○助○法○左○傳○穀○出○不○過○籍○公○羊○什○一○而○籍○籍○即○助○也
若○穀○梁○則○並○云○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未○有○合○作○而○尚○辨○公○私○均○收○而○猶○較○禾○稼
之○善○不○善○者○況○省○耕○省○斂○顯○有○明○文○使○通○力○計○畝○則○耕○何○不○足○收○何○不○給○春○秋○補○助○皆○屬○誕○妄○又○其
大○者○井○田○與○封○建○相○表○裏○孟○子○所○云○分○田○制○祿○同○一○規○畫○乃○王○制○孟○子○皆○以○上○農○中○農○下○農○及○上○次
中○次○農○分○作○五○等○為○官○師○大○小○卿○大○夫○受○祿○厚○薄○之○準○而○一○合○作○則○上○中○下○何○別○一○均○收○則○食○九○食
八○食○七○六○五○何○所○分○辨○將○士○祿○無○所○憑○官○師○庶○人○之○祿○無○所○考○自○此○言○出○而○害○井○法○害○班○祿○之○制○即

王制周官孟子諸書俱可廢絕洛陽有議論亦奈之何

張文彬曰何休春秋註井田三品凡一歲墾二歲墾三歲墾者必三年一換主易居漢志亦云三年更耕之是換主更耕正通徹之法若曰合作則九勤而合三情于其中可能通乎

遠宗曰徹字祇三義一通徹之徹周制徹法漢制徹候是也一道徹之徹詩天命不徹毛傳以徹為道爾雅以不徹為不道是也一徹去之徹論語以雍徹孟子酒肉將徹是也然並無訓均者今以造徹法而並造一均徹之訓以實其說字學併壞矣又曰宋人每以杜造語為常談其害已久惟先生能正之嘗在飲次客有稱人優劣為瑜亮者先生曰十亮何能敵一瑜而反顛倒之且生瑜生亮係小說家無賴語君子勿道也後門人有以起衰八代為詞者先生曰寬哉無稽之談人誦之而恬不知怪周秦以後惟漢文為獨盛毋論遼固二人擅絕百代即晁錯賈誼董仲舒輩韓愈能過之乎四座驚歎今儒者說出而其通蔽胸腹淪浹肌髓者何止起衰瑜亮二語嗟乎可悲已

正名

出公不父其父而稱其祖故孔子以正名為先

不父其父而稱其祖亦自造典文而又錯者國語工史書世宗祝序昭穆謂生族世系與廟次倫序不同廟次列四親之名而不拘四親必承君統者始入之故儀禮有孫為祖後曾孫為曾祖後之文謂無子繼孫無孫而繼曾孫者此正孫稱祖曾孫稱祖一大典禮故太甲繼湯周桓王繼平王皆是猶祖至夫子作春秋且有特書躋僖以兄不稱弟為逆祀者況不父其父則尤為不知典禮之言從來稱祖者亦仍父父新廟稱稱廟不稱父廟正恐倫次偶乖難于稱祝故但以稱混名之稱者昵也猶親昵焉耳若父祖之稱則一定不改太甲稱湯而商書稱祗見厥祖周桓稱平而國風何彼穠矣以桓妹下嫁稱平王之孫豈有太甲不父太丁周桓不父太子洩父者況蒯瞶襲國旋及被弑而輒承二叔之後依然奉贖而稱之諡為莊公則稱祖固無礙稱祖非不父父而出公則尤不稱祖而父父者乃特造此八字以立正名之案豈可為訓馬融曰正名者正百事之名祭法黃帝正名其原出于禮官在春秋以還早有七名家論為政之要故夫子亦及之

王錫曰春秋戰國間有名家書名家者流以鄧析尹文子鬻子荀卿輩皆言之實為政要法且或

藉此一正拒父之名以雪其枉亦未可知若正分則止一宗祝有司事於為政何與焉

子見南子

古者仕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

古並無此禮通考諸禮文及漢晉唐儒諸言禮者亦並無此說驚怪甚久及觀大全載朱氏或問竟自言是於禮無所見則明白杜撰矣然且曰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贊之說不知何所考也按此是莊廿四年哀姜始至大夫宗婦入覲之傳係初迎夫人大夫宗婦行覲至禮與見禮無涉士有相見禮而諸侯大夫見禮則絕無可考又且宗婦覲至大夫不覲至諸儒聚訟三傳尚不合今以覲禮為見禮以大夫之婦入覲為大夫入覲則覲禮見禮總亂矣乃又日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疑大夫覲夫人之禮亦已久矣靈公南子特舉行耳是又以饗禮為見禮以諸侯禮為大夫禮且以諸侯之同姓為異姓仕於其國之禮既自言杜撰而又多方解說致衛靈夫婦自知非禮而卑詞以乞見者亦且曰衛靈南子舉行饗禮是解一見禮而使覲禮饗禮一齊謬亂何苦為此考古無男女相見之禮惟祭則主婦獻尸尸酢主婦謂之交爵非

祭則否故坊記云非祭男女不交爵且交爵亦並非相見即助祭卿大夫亦並不因此安行見禮若夫人初至則娶婦迎婦大夫職掌然亦不見即至日行覲禮大夫之婦名宗婦捧簪入覲而大夫終不與春秋經稱大夫宗婦覲用幣謂大夫之宗婦以覲禮入非謂大夫亦同入也至諸侯大饗夫人出行裸獻禮亦同姓諸侯有之異姓即否故禮正義謂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必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自繆侯陽侯以同姓而遭此變後凡同姓亦攝獻是男女無相見禮無覲禮祇有交爵饗獻二禮而既則交爵存而饗獻亦廢古禮雖盡亡亦尚有影響可舉似者豈可造一禮而使他禮皆大錯如此

張文楚曰陽侯繆侯無考若饗禮則周禮內宰職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註謂王同姓入覲王以爵鬯禮之后以瑤爵亞獻正其事也若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裸指異姓言

張文蘆曰史記南子使告孔子謂四方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此與儀封人請見何異正以無典禮可引據也有則據禮以要之子路夫子俱無辭矣至大夫覲幣惟何休杜預皆有是說孔仲達即非之謂禮無此文况穀梁傳原云大夫不見其夫人後世儒說又何如傳

文之足據乎

任者世祿

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

此亦自為典文者夫教而後官官而後祿此周官論秀之法而以解世祿妄矣舊註引古文云賢者子孫必有土地謂世有采地即其人致仕與其子未仕以前皆得食采地不另予奪如周官司田祿仕田之類說見官師條

揖讓而升下而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者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靜立飲也

此亦自造禮文既云大射禮則儀禮見在乃其所引者不特非大射本禮即鄉射賓射燕射諸旁通禮亦一字不合則直混沌書矣按揖讓七字在論語射義兩經俱載之俱是孔子之言其所云揖讓並非二揖升堂也天子與外諸侯凡射必三侯三耦耦必二人先以上耦行揖進禮必西向一揖出次又揖然後當階及階升階當物以丹畫十字為射者所立之限及物連作五揖凡七揖而後升射並未嘗有三揖

文也。若揖讓而下，則明云射畢，北向揖而後如升儀以降。且又下階而揖，次耦之升者，並不止七揖而註並不及。則于揖讓而下一節何解？至于升飲一節，亦明云司射命設豐，司宮命奠饌，別有小射正一官，尊命不勝者升飲，名曰作飲。又名飲射，爵其在勝者不勝者一如升射之儀。至升階以後，則勝者且避右以讓之，使不勝者得自取饌于豐上。此其揖讓為何如者？而乃謂勝者揖不勝者升，則將使勝者倖倖然邀飲，罰爵特揖升以逼辱之。是禮本不爭論語亦正云無爭而解者反造禮以使之爭可乎不可乎？

文輝曰：大全載升飲之時，勝者袒決張功，不勝者襲衣脫決弛弓執附。此非揖讓之節，原不必及。至勝者乃揖不勝者升，亦自知難通。乃曰：或以勝者乃揖，句或以勝者乃揖不勝者微讀，一如王肅鄭玄較論語句讀者說經掃地矣。

張文楚曰：一耦必二人，左名上射，右名下射。升階時必上射先，之時射左下射後，一等避右。此讓也。下階亦然。註並失讓字。

五畝之宅

一夫所受二畝半
在田二畝半在邑

此自造典文祇隱括趙註為言而邑註不明凡附會註說者皆以國邑當之以趙註有各入保城語也按邑里也漢志稱在邑曰里此在國與鄉均有之若是國邑則百里之國約有萬井其所為城不過五五二十五里耳然且宮城廟市去三之一乃欲使萬井八萬家之里居並入其內能容之乎況國賴封守未有敵國不至城下而先棄縣稍都置子不問而僅守國城者是亂政也考管子內政四民勿雜處田野之民不入國都韋昭謂周制城郭之域士工商而已農不與焉此所云邑但是公邑家邑丘邑都邑類凡井之隸于鄉州閭黨者中自有邑居非國邑也若入保之說則斷斷無之俗儒引詩以上入執宮功謬當入保夫執功執官役耳以執官役之人引作春秋秋戰郎禹人入保之保豈可為據

抄變詞例錯

巧言令色鮮矣仁

專言鮮則絕無可知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或問朱子言鮮仁程子直言非仁何也曰程子恐讀者不察或于巧令中求少許之仁是以直斷以不仁所以解害辭之惑也

如是則夫子是言本已害辭而讀者惑之。故程子直變鮮仁為不仁以解其惑。殊不知夫子他日更有巧言令色左丘明恥之之語其絕之未嘗少寬。特仁之有無須有分寸。巧言原不是險譏狡諛。經周抄變陰陽二三諸習弊其言甚好而色甚善。不過從言色上做工夫。猶好言自口色莊者乎。已耳。未嘗絕天良也。且人不知學亦當讀書。表記辭欲巧。毛詩令儀令色則巧。令原是善字。故左傳師曠善諫。叔向引詩巧言如流。以頌之。夫以善諫之人而目為巧言。向使果屬不仁。則師子野頗知書。將必拂衣而起矣。毛詩禮記左傳非肆欲之書。師子野叔向非亡心德之士。三經所載並不害辭。乃以論語開卷第二條而言之。不檢遂有流弊。則將置夫子何地。予所為讀四書而每憤然也。

文輝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堂堂即令色。難並為仁。則正是鮮意。未聞子張絕無仁者。朱樟曰鮮爾雅訓罕。訓寡。訓少。並不訓無。况絕無乎。且專言祇言也。祇言鮮則尚有可知。今欲補救聖人而先自坐以訓詁之流弊。誰補救之。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六句

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否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此故抄變其句例而大旨俱乖錯者本文大旨祇重信恭因上句開指下句申明若曰信則近義以其言可復也恭則近禮以其遠恥辱也因則不失親以其亦可宗也從無異解集註忽從而抄變之劇輕信恭因而轉重義禮與親謂約信必近義而後言可復則以字論之信者誠也諒也踐言也從來字書並無以約信解信者曲禮約信曰誓謂要約而主于信則謂之誓若約信而又曰信出自何書且信是信不是約也以句論之則信必近義而後言可復當用矣字不當用也字矣是承熟詞也是申熟詞也矣不相借也況以文義論則既曰信雖或不近義而言亦可復尾生未嘗不踐言也此揆之字句與文義而無一當者按經解以信義並稱曰信與義而表記引子言直曰恭近禮儼近仁信近情明明以近義近禮屬之恭信聖言有明証矣何抄變為

張文嵐曰有子教人恭信因集註教人不徒恭信因便自相反子服景伯謂若有陷失宜近于恭問馬父猶非之謂先聖王以恭相傳豈有失道而猶近恭者若信則從人從言言而不信不可為人故增韻以慈實不疑不差爽為訓因則左傳德虐之行因以為常詩因心則友毛傳因即是親總是信必近義恭必近禮因必不失親故有子教人如是否則反以此為戒大非旨矣

又曰信有以行信為信者越告糴于吳使素忠為信謂之使信漢律當棄傳者持尺五寸木為信謂之傳信總行信也又有以踐言為信者左傳再宿為信謂復留也信罪之有無謂覆効也總踐信也若約信為信則從來無有

蓋有之矣

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未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

只言我未見力不足者縱曰有之我只未見此斷之又斷語蓋論語是夫子口說啓齒闔吻皆有起訖如佛家語錄然今宋儒自敘講說一做佛氏語錄代以俚俗獨于夫子口說如此明快亦必抄變之使支離掛搭無可解說而後已此何故也舊註謂原有好仁惡不仁之人固屬難通若謂原有用力而力不足者則于夫子未見一嘆顯相悖矣况偶未之見添一偶字而改也字為耳字則于句例文例無不抄變以致講師傳會謂此章嘆三不見此用力而力不足亦是用力於仁一等人而惜此亦未見所以可歎此則明反聖言顯竄經文未可回其初心曲求解說使夫子反覆開示苦衷悉付之詭隨已也

吾與汝弗如也

與許也

與無作許解者自此註一抄變而宋人增許字一詰于毛晃韻中字學已亂况許汝弗如語亦不安漢包咸註吾與汝俱不如也王充論衡孔問篇亦曰吾與汝俱弗如也是依文作解原自明白况史亦有之魏志夏侯淵字妙才魏武下令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俱弗如也後漢書曹操祭橋玄文仲尼稱不如顏淵張昭註引論語吾與汝俱不如也

張文獻曰論語吾與點也子行三軍則誰與與其進也皆黨與之與謂相與也與毛詩不我與必有與也同

士而懷居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此與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相為表裏故舊注士當志道不當求安若懷居非士也直以求安解居字謂身所居也朱氏改作意所便安處則意境開濶隨意所到盡皆私

利○不○止○不○足○為○士○矣○况○意○所○便○安○處○則○必○以○處○字○釋○居○字○矣○乃○大○文○祇○居○字○而○添○便○安○二○字○于○居○字○之○上○若○便○安○是○居○則○便○安○既○居○處○又○居○乎○蓋○居○字○只○作○處○解○孝○經○仲○尼○居○皆○單○以○居○一○字○作○身○之○所○處○為○言○是○以○禮○記○答○問○皆○曰○居○吾○語○女○即○儒○行○起○居○玉○藻○居○士○毛○詩○職○思○其○居○亦○皆○止○居○一○字○而○無○異○解○若○借○用○他○所○則○惟○心○有○之○若○論○語○居○之○無○倦○孟○子○居○之○安○類○特○士○不○當○懷○心○耳○至○于○意○則○不○居○矣○且○意○亦○何○可○懷○也○

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

於天下是行乎天下本句有行字若云無適不然比之雖之夷狄不可棄是持守工夫與行何涉且得眾民任有功使人正行字明註而曰無適不然則于恭寬五句全背謬矣不知此仁是治天下之仁故以五者為仁之作用即不以不侮得眾為行仁于天下之效驗原是泛論並非以子張所不足而告以此觀後篇子張問從政直以治天下大經大法舉堯湯文武帝王所相傳者而盡告之必非子張所不足可知也後堯曰章亦有寬則得眾四句此必古有此成語而引之為子張告者謂張所不

足實无妄苛刻之言

故君子以人治人

即以其人之道
還治其人之身

明有兩人字必添一其字並添一之道之身字解作一人則與上文兩柯下文一己一人俱不合從來以暴易暴所暴非即所易者以敵攻敵所敵非即所攻者特君子忠恕祇以自治並不治人而治人在其中故曰慥慥曰不遠若以柯伐柯終是兩柯以人治人終是兩人雖伐柯之則欲其改物修道之教欲其改行然改而已耳未謂不遠也

邵國麟曰禮記冠義孝悌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是以人之人即屬君子之身下文施諸己之己也孝悌忠順之行即屬君子之道下文子臣弟友之行也特冠義重為人中庸重自治耳若並作一人則繆戾矣

民可使由之

民可使之由于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聖人設教非不欲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耳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矣